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千百年来，土地一直坚守在那里，静静安排着自己的主人。任凭世事如何流转，一切终会归于尘土，灵魂或者肉身，无非是尘土中的微小细节，土地才是最终的主人。

瓦下听风

彭家河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13年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·散文

瓦下听风

WA XIA TING FENG

彭家河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下听风 / 彭家河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9 (2017.11 重印)

(中国当代原创文学)

ISBN 978-7-5598-0320-7

I. ①瓦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977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8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7.875 字数: 200 千字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如果按能量守恒定律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“生长的”与“逝去的”应是等量的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很容易忽略前者，却重视后者。这是因为，对于“逝去的”所有，我们往往都包含了一份守望的情愫，以及难以言喻的眷恋。因此，作家的书写往往多是“朝花夕拾”式的追忆。就连孔子这位智者也曾留下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感喟。

彭家河也是一位对于“逝去”的哀悼者，就如同他的散文集《瓦下听风》这一题目所呈现的意象。不过，与许多作家写“人情”的逝去不同，彭家河主要是写“物”的，写那些与人情相隔、相远的事物，这就带来其“逝者”的独特性。

一般意义上说，不少写“物”者，都带有强烈的人情色彩，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作家也是如此。如鲁迅在《野草》和《朝花

夕拾》中，藤野先生、范爱农、人力车夫和这样的战士等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《兔和猫》和《雪》这样的直接写物的篇什，也因“三太太”和“孩子”的形象生动起来。还有《野草·题辞》，它虽为“野草”，但却寓存着人的内涵。对此，鲁迅表示：“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为我自己，为友为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”相比之下，彭家河的《瓦下听风》紧紧贴近于“物”相，既无亲情、爱情的伤悼，也无友情和家乡情的过于依恋，甚至没有让“人”对于“物”的观念性渗透。在此，“物”是作为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存在而被书写的。

彭家河写“物”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不以为然，而是偏爱世界的角落与隐秘所在。最有代表性的是逐渐失去的乡村，以及村庄的旧物，还有那些“边缘”与“盲点”。比如，与轰轰烈烈、不断成长的都市相比，作者更多地表现乡村，且偏向于关注乡村中“旧”物的流逝，像旧石器、染房、方言、地名志；又如，作者写到锈、壳、裂缝、光的阴面以及隐秘，这是与这个时代相去甚远，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远去的杂音。在日新月异和光芒四射的社会发展面前，这些逝去的“边角料”甚至“杂质”往往不为人重，因为在“进化论”者的眼里，它们简直不值一观，甚至毫无价值。

然而，在彭家河笔下，这些“逝去者”却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令人拍案惊奇。

其一，它们是作为时代滚滚向前发展的参照被看待的。在人们既定的观念中，“新”与“旧”被绝缘二分：“新”的就是好的，就代表着进步和前进的力量；“旧”的就是不好的，就代表着落后与陈腐。于是，出现“文革”的“破四旧”和“立四新”的荒唐举动。其实，“旧”虽有缺点，但也是生命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有时也是真的、善的和美的，尤其对于文学来说更是如此。作者在《方言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终有一天，我们的方言将会变得混杂不清，然后慢慢消失。城市没有了方言，乡村没有了方言，我们的世界将是多么单调和无聊。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雷同，从肉体到灵魂，从声音到思维，这样的世界，活着还有多少味道？”这是在城乡关系中肯定方言的价值，在方言的大量和快速流失以至消亡面前，不能不为都市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命运堪忧。

其二，它们是一些可让人深思的生命的符号和密码。由于万事万物并非单独存在，它们往往是互相联系和互为依存的，所以透过这些“旧”物，作者看到了其中的“隐秘”，尤其在“溃退”中的留痕与启示。《锈》是彭家河的代表作，它通过农具闲着时生锈这一现象，来反思“物”与“人”的内在机理，尤其是有着形而上意义的哲思与醒悟。作者写道：“我在无所事事时，时常会想到那些锈，其实它们与铁也算是兄弟，它们之间都有相同的骨血，只不过人各有志罢了。那些红红绿绿的锈，与铁在一

起，兄弟般紧密，这样看去，锈蚀着的铁倒更像是农具闲着无聊时的自娱的彩绘。铁与锈，这两兄弟间的争夺，却让农具们倍感痛楚，它们只得在乡下的阴冷中隐忍着病痛，无声地等待下一个耕种或者收割季节的到来。如同我，在鸡毛蒜皮的繁杂事务暂告一个段落后，时常会在空闲中感到空虚无聊，又期待那些琐碎的繁忙。农忙一过，锈蚀的农具便横陈乡间，无人搭理，让人看到世态炎凉不仅在人世，也在物界。在农民们看来，锈，只是农具的闲病，安逸舒适就染上了这种富贵病。农具的命也真是贱，过不惯好日子。”如此地写“锈”，写它与铁和人生的关系，及其所包含的哲学，这是很少见的，也标示出作者的哲思能力和高度。

其三，它们如诗一样被作者点燃和照亮了。在“旧”被视为垃圾与腐朽的年代，人们的价值观及其人生观往往都是功利和实用的，这就容易带来“焚琴煮鹤”和“买椟还珠”的困局。然而，如果有天地大道藏身，那么天地之间无弃物，更无废材，这也是中国古人所言的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彭家河的散文就有这样的特点，我们常能看到“天地大道”的统御，从而改变世道人心的狭窄与拘囿，以达到广阔、通明、澄澈的境界。在《裂缝》一文中，作者表示：“天的裂缝，会消逝于无形之中；地的裂缝，会化为沧海或者桑田；龟甲的裂缝，千年流传；人心的裂缝，只会原封不动潜藏在心间……我们是否应该效法天地，置世间的凡尘俗事于无睹之中，以养某种浩气而长存呢？”于是，作者希望“或许，只有从天的裂缝中逃逸出去之后，才能作尘世最后的

逍遥游”。这种“逍遥游”是在将“天地大道”隐于心间后的飞翔之舞，是浪漫的遐思与梦幻般的追想。在《麦子的流年》一文中，作者这样写无益而被弃的麦茬——原来都是用来烧火做饭，但因为不做燃料了，于是麦茬更无用了，于是村民将麦穗摘走，留在地里的是那些如同弃物般的高高的麦茬。然而，作者写道：“麦收过后，闲着无事的老人便慢悠悠地来到麦地边，长长地吸几口烟草，然后点燃麦茬。孤零零的麦茬在烈火的牵引下，终于又团结在了一起，它们在火中舞蹈歌唱，噼噼啪啪，麦茬在最后的歌舞中升上天空。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，麦茬的火焰异常耀眼，在远远近近的山上山下都看得见，这是麦子最豪华的葬礼。”在诗意的审美中，麦茬作为肥料的价值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和升华，一如豪华的葬礼之于一个人的贫困一生。

彭家河的散文写得很平静，有时达到了宁静致远的程度，他虽然也写城市生活，但基本停留在对乡村及世界的“边角”的烛照上，他仿佛手拿放大镜和显微镜，在极耐心地观照并透视着，所以极得细密与隐含之致。这在《镜像》、《捕风者》和《光的阴面》等文章中都有表现。作者透过光的折射以及对自己那间背光房间的照亮，静静地观察光的阳面与阴面及其转化和流走，以及思考其间所包含的天地之道与人生哲学。于是，文章有了透力与智慧。作者通过光的阴面这样概括说：“光与阴，光之所以为光，就是因为阴在它的身后；阴之所以为阴，也就是因为光在它的另一面。那些时间呢？正是因为有终点，起点才有意义。时间

的起源，就在于停止。如果世间万物，没有兴衰枯荣，没有生老病死，那才没有意义。时间的意义产生于终结。当一个生命没有死亡，则没有生命可言。黄金的意义在于它消失得更慢，光的意义在于阴把它紧紧相逼，生的意义在于死无可抗拒……无限的意义就在于有限，如果没有这些与之格格不入的对立面，一切都将毫无意义。”这些近于晦涩的哲学表述，其内里是明晰的，也是具有深刻洞察力的，没有一颗“宁静守一”甚至虔敬之心，是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境界的。

读彭家河的散文仿佛进入一个童话世界：作者就如同一个孩子，他旁若无人地用一些陈旧的玻璃碎片，对着光折射世界人生的斑斓，并将影子投射到依旧斑驳的古旧城墙上。表面看来，这与现实的人生距离甚远，也没什么热闹与喧嚣可言，但是，彭家河的散文却有影有痕，在无声的回音壁上自由书写着一个时代的过往、历史的图景、人心的变动，以及人情、生命、天地之道的启迪甚至劝诫。如果读者看厌了世间喧闹和花哨的电影，不妨来读读彭家河散文中的黑白无声影像，那将是一种在天地间孤独行走的独特感受。它会让你静下来，带着思索与安宁进入诗样的优雅和梦样的幻想，一种天高地迥、清越辽远的天地道心之中，尽管其中也不乏一丝怅惘和苦涩的滋味。

基于此，彭家河的散文还有某些难解之谜，一些让作品充满神秘感与不可知的张力结构。这既表现在天地宇宙的神秘浩瀚，也表现在城乡文化的艰难选择与转型，还表现在人性与人心的深

不可测，当然还有家族迁移、人的出生的密语。即使是一个小虫子的生命也充满哑谜。作者在《失踪者》中这样结尾：“想起那些在小小县城里失踪的男男女女和关于失踪的是是非非，才发觉‘失踪’是多么容易遇见的一个词。我们的生活终究如此下落不明。”大如一条河流，小到一个异乡人，再到自我的灵魂的归宿，都难找到“下落”，一如风中的种子自高天吹拂而下，难寻自己的生根之地。因此，读彭家河的散文，读者要注意那些问号、叹号和省略号，其中有更多的信息与无声之痕悄然滑过。

如果给彭家河的散文提什么希望，我认为主要有二：一是笔力应该更加集中。与现行的碎片化散文创作不同，彭家河非常注意集中表现一个“选题”或“问题”，即使是“麦子”、“锈”等都是如此。不过，在结构作品和开拓主题时，他仍有平面化的局限。就如同剖开一枚果实，需要层层递进，方能达到内核。因此，如何让“麦子”和“锈”能结构性地展示其形、色、味、意等，这是需要进行规律性探求的。如果让笔墨在平地上随意流淌，那就很难深入地层和地心，产生更深刻的力量。二是观念还要进一步突破。就目前情况看，彭家河的散文在不少观念上有重要突破，如超越了“人是万物的主宰”这样的“人的文学观”，而进入“物”尤其是天、地、人和谐发展的境界。不过，在对待城乡关系、人类的未来发展及其命运时，作者仍未走出传统，在此方面显得较为保守与短视。其实，天地万物与人类一样，它的溃败有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失败，有时还是新生机的开始。就如

同一个人的变老与死亡一样，人们很难用好坏、成败来称量，因为这不仅通向“生”道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“优雅”，一种成熟与智慧的显现。因此，只欣赏人的年轻美貌，而不能看到老年之美，那一定不是智慧的。从这个角度理解城乡关系，彭家河或许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文化向度，尤其是克服对于城市的某些抵触情绪。

以是为序！

王兆胜

2016年9月27日于北京

（作者系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编审，文学编辑室主任，
《中国文学批评》副主编，著名评论家）

目 录

乡村进化史

草木故园	3
锈	7
流 转	16
麦子的流年	23
壳	32
方 言	39
旧石器	46
米	54
泥沙时代	61
隐秘的溃退	69
亮	75
远 嫁	83
草	94
远去的乡村	101

城市心灵史

怀念麦子	107
妄想者	110
镜 像	117
出生地	124
染房头	131
失踪者	151
裂 缝	158
捕风者	165
光的阴面	171

大地编年史

水边的芦荻	181
春桑园	184
工业园	202
五月野蒿	209
一个村庄的地名志	216

乡村进化史

以退为进，或许是乡村进化的谋略……

草木故园

比起人丁，乡下的草木已日渐兴旺。

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，村民本是不速之客。在发现有水有树后，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，开始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谈婚论嫁，生儿育女。于是，乡村便变成了另一种模样。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到来，那些山山岭岭、沟沟坪坪便也同时有了名字，成为村民们最朴素的方位标志。

在张家山、袁家岩、彭家这些普通的地名间，不同的家族便在这些山沟平坝里生长。如同一棵树，种子落下来，然后生长成小树，小树又生长成大树，大树的种子又落下来生长，于是长成了一片树林。在川北的深山中，生长着不少这样的树，它们能行走、能说话，它们在山间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。

彭家是我们家族聚居的一个小山坪，村里最古老的那棵柏树要七八个青壮年伸手才合围得住。浓密的树枝遮蔽了树下的山坡，树下一年四季都是干燥干净的，没有草木能在它的身下生

长，粗大的树干也没有人能攀爬。老家的房屋后面有三棵古老的柏树，其中有一棵枝膊长得低矮一些，小时候村里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爬到树顶上去过，因为树上有不少白老鸹聚居，他想去掏里面的蛋。结果他掏出几只小白老鸹，摔到树下，几天后，在树上不知居住了多少年的白老鸹便搬走了。

村里老人们听说此事后，都说那个青年忤逆。还讲述邻村有个青年上树掏鸟蛋，结果把手伸进鸟窝，发现一团凉丝丝的柔软东西，他抓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条爬进鸟窝的毒蛇，于是吓得那个青年从树上落下后摔死了。老人们一讲，再也没有人敢上树掏白老鸹的窝了，可是白老鸹们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每天晚上，从远处的西河或者嘉陵江里劳作一天的白老鸹回来后，都要在树上吵闹一会儿才肯睡觉，听着那些声音，我便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风雨过后，我家房顶上便落满了白老鸹粪和长长短短的枯树枝，有时还有些鱼骨头，我爹便把那些粪扫下来堆在一起，作自留地里的底肥，那些树枝和圆圆黑黑的柏树果便撮回灶屋烧锅煮饭。每年夏天的晚上，村里都会刮几次大风，听着房顶上呼啸的风声，我不怕房顶上的瓦被风揭走，却怕那些大树顺风倒下来砸到我家的破瓦房，于是我不敢入睡。然而就在恐惧之中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慢慢睡着了。

那些古树个个都巍峨挺拔，村民们路过时都要仰望才看到树枝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棵大树为了全村的族人，作出了最后的牺牲。村里要安电了，要永远告别柴木取火的时代了。然而我们村除了树多就是人穷，哪里找钱买电线电杆呢？村里大大小小开了几天会，决定砍掉一棵较小的树。

那树在我家的东面。在挖浮土的前夜，村上找来德高望重的